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春阿氏謀夫案 第十七回 避戈鳥世外求仙 薄命人獄中絕食

話說項慧甫打發車夫走後，仍與瑞珊閒談，說起屍場裡，當日是如何光景來。瑞珊向真卿道：「大哥在法部當差，住家又離著很近。阿氏的容貌如何，舉動如何，大約必然知道。像這樣奇女子，我深以沒見過為恨。真翁不棄，可以略示梗概。」真卿道：「阿氏住在監裡，著實可慘。前年與項慧甫看過一次。」

後來由審錄司審訊，我又看這一次。那時正在九月底，阿氏穿著藍布棉襖，一雙福履鞋，亂發蓬鬆，形容枯槁，比上次來看時相差太遠了。起初部裡司獄，有個姓福的，因見阿氏情影實在可慘，跟提牢姓何名叫秦猜的，二人大發慈悲，每天以兩飯一粥，送給阿氏。監裡頭的女牢頭，也待她極好。山西司承審時，也很替她辯護。直至三十三年，歸了大理院，全都沒受什麼罪孽。一來她為人和厚，二來這案子裡很冤屈。所以連法部帶大理院，沒有一個人不庇護她的。過院之後，正卿沈家本、少卿劉若曾全極注意。後來把范氏、普雲二人被傳到院，拷問了三四個月，均無口供。還是阿氏上堂。證明他們二人此案無罪，然後才取保釋放的。當時堂上問她，說你把他們保出去，沒有他們的事，那麼殺人的兇手，究竟是誰呢？」阿氏回說是丈夫已死，我亦不願活著，只求一死。連問了多少次，都是這話。急得沈正卿親自提審，問到歸期，始終也都是這話。沈正卿無可如何，只得暫且下獄聽候審訊。一面與法部堂官紹仁亭等商量。再給各偵探家去信，調查此案的原委。此案前連前後，自光緒三十二年，直到於今。部院裡審訊阿氏，皆極為嚴密。

除有她母親德氏，常往監裡送錢。其餘的阿氏戚友，一概都不許見面。好在前些日子定案，把阿氏送部永遠監禁了，聞說現在阿氏已經混上伙計了，大概如今景況，還須好些。若像當初北所，蟲子臭蟲那樣多，犯人疥癬那樣烈害，恐怕那如花似玉的美人，早已就熬煎死了。說著蹙眉裂嘴，很替阿氏難過。瑞珊亦點頭贊歎，太息不止。慧甫道：「倒底農場人偏向著官場說話，他真給法部貼靴。」說罷，嗤嗤而笑。眾人不解何事。

慧甫道：「你們沒聽說麼？他說南衙門監獄，自改名法部後，很是乾淨，這不是瞪眼冤人嗎，」一句引得瑞珊等全部笑了。

真卿道：「不是我遮飾。現在監獄裡，實在好多了。比起從先監獄，強有百倍。如何你說得貼靴？」慧甫搖手道：「得了得了。你是知其外，不察其內。你又沒坐過獄，如何知道不骯髒？」

兩人越說越擰，慧甫道：「你不用抬死槓。過日你細去看看，如果不骯髒，你叫我怎樣，我便怎麼樣。」兩人說話聲音，越來越高。增元拿著筷子，只顧與瑞珊說話，不提防旁邊慧甫，猛然一拍桌子，拍的一聲，把增元手中筷子，碰掉地上。增元嚇了一跳，回頭見慧甫、真卿兩人，還是你爭我論，那裡吵嘴呢。引得礪寰等俱各失笑。

增元叫了堂倌，換了筷子，忽見車夫回來，回說讓安棧裡，轟老爺沒在家。棧房裡找了半天，不知上哪裡去了。慧甫忙問道：「沒叫他們別處找找去嗎？」車夫回道：「別處也找了。」

伙計說，轟老爺出去，沒有准地方。及至有個地方，店裡也不甚知道。」所以我趕著回來了。」瑞珊聽了此話，哈哈笑道：「果不出我之所料。你們也不用見了，大概也見不著了。」眾人驚問道：「什麼事見不著了？」瑞珊道：「諸位不知道。」

隨把昨日出去，如何把皮包放下，故意使他看見，今日有事出來，故意給他個工夫，叫他遠走的話，細述一遍。眾人都點頭稱贊，佩服瑞珊的高見。礪寰道：「瑞哥的高見，人倒欽佩之至。只是案子也完了，何苦又讓他遠走？走不走的，有什麼關係呢？」瑞珊道：「諸位不知，我有我的道理。以京城人物說，除去你們幾位，是我素所欽佩佩服之至的。至於別的機關，我簡直沒看起。當日此案發現，我到京裡來調查的時候，看見報紙揭載，聽了社會的輿論，那時我的心裡，十分的不明白，當時沒敢說話，拜了回烏翼尉，見了回宮道仁，探明玉吉逃走，我趕緊就走了。」慧甫道：「這也奇怪。玉吉逃走，先生有何先知，知道他必在天津？」瑞珊道：「這件事極容易明白。你要知道玉吉為人，是個有情有義的男子。慢說是姐妹情重，以致殺死春英，就是妒奸行兇的人，他與春阿氏既然有情，臨到棄凶逃走時，那一縷情絲也是不能斷的，一定在交通便利的地方，探聽阿氏消息，以定行止。所以調查已畢，即知玉吉出去，不在通州保定，便在天津，不然就在京城附近，決意不肯遠去。」

當時我出安定門，到過玉吉家的塋地。」說到此處，自己斟了盅茶。礪寰與增元諸人全都點頭稱贊，歎服瑞珊的細心。真卿亦聽得楞了。瑞珊道：「轟家看墳塋的人，名叫轟生，此人有四十來歲，貌極忠厚，據他說玉吉在他家裡，除去唸書，便是寫書。那時我記他寫過兩句詩，句句都沉痛，另外又有兩句十四字湊成的聯，大概是最得意的句子，字字都對得很工，上句是「此生真種想思草」下句是「來世當為姊妹花」。像這樣清而且麗的句子，足可見他與阿氏兩人，純乎是姊妹之情，決沒有不清的地方。當時我佩服之至，恨得即時就見了此人，方才痛快。誰想到天助成功，居然在天津地方，見了一幅對聯，寫的是一筆王字，對文是「欲殘秋蝶渾無夢，抵死春蠶尚有絲。」

下款落的是懺庵主人。」當時我納悶的了不得，何故這懺庵主人，專寫這宗對文呢？尋來尋去，此人就住在隔壁，恰是玉吉，你道這事情奇不奇？」說著，穿好衣服，又對眾人道：「明日上午，我打算約著慧甫，先到烏翼尉家裡，問他探訪的什麼情形，咱們幾下裡合在一起，若果情形相同，我們打一報告，省得疑案久懸，致使外國人看我們不起。」眾人又極口稱贊道：「很好很好。二位若明天去，我們後天晚上，仍在這裡見面。」

礪寰道：「不妨多約幾個人，我們熱鬧一天。別管案定的怎麼樣，我們偵探了會子，大家聽明原委，心裡也痛快痛快。」

說著，走出元興堂。真卿的轎車，已在門前等候，大家拱手而散。約準明日上午，瑞珊與慧甫二人，去拜烏翼尉。

瑞珊回到棧房，知道轟玉吉已無蹤跡，問了問店伙計，轟老爺什麼時候走的，店伙計回道：「約有七八點鐘，便出去了。」

臨行並未留話。伙計一瞧，門兒敞著，趕忙的給鎖上了。瑞珊點點頭，不甚為意。想著玉吉為人，極其古怪。雖未留話，想必在屋裡案上，留下信簡，或在牆壁上，留幾行字，斷不能飄然而去的。不想進到屋裡，尋找半日，慢說字帖兒，就是一絲痕跡，全都沒有。遂不免納悶道：「事也奇怪，莫非他並未遠走，尋個清僻地方，尋死去了不成？」此時欲待尋去，又無方法。有心求慧甫幫忙訪一訪，卻又不好開口。自己想了半天，轉又自慰道：「我既放了他，何苦又去追尋。及至我回來，不但無益，反而多事，不如放他遠去，或者他殉情死了，倒也乾淨。」想到這裡，不免替著玉吉反倒為難起來。因此一夜工夫，不曾安睡。次日清晨早起，出院散步，忽有店伙計來回，說門外有人來訪，此人有三十以外，相貌魁梧，說話聲音很亮，現在櫃房裡打聽你老呢。瑞珊聽了，不知是誰，正欲出去接待，又見一店伙計陪進一個人來，果然是身材雄壯，聲音很亮，遠望著瑞珊嚷道：「瑞珊哥你一夜沒睡罷？」瑞珊仔細一看，卻是市隱。隨著見禮問好，又陪笑答道：「果然一夜沒睡。你老春阿氏謀夫案先生何以這麼高眼，莫非要學學福爾摩斯嗎？」兩人一面說笑，進屋落坐。瑞珊道：「昨日你也睡得好晚，如何卻起得這般早？」市隱驚異道：「怪得很，我睡的早晚，你怎麼知道的？」瑞珊笑道：「閣下將一進門，先以冷言刺我，我不得不以此作答。昨夕你若睡得不晚，不能與想甫見面，不見慧甫，你焉能來到我這裡，我是推理推測，究實確否，倒請你說給我聽聽。」市隱點頭稱道：「果然不錯，倒底是偵探學家，別具隻眼。」說著，取出紙煙，兩人吸著。市隱把昨日晚上如何通見慧甫，聽說你到京，已將玉吉訪明的話，細述一遍。又打聽如今玉吉往哪裡去了，又問項慧甫什麼時候來的？瑞珊一一答對。市隱道：「西洋偵探，到底比中國強。此事在外國境界，早已就訪明啦。豈有因一件事，攔起好幾年的。幸虧遇見了你，不然一輩子糊塗案，只知春阿氏冤，不知為什麼冤。只知蓋九城有嫌疑，究不清有什麼嫌疑。你這麼一來，合算把三四年來的疑竇，滿給剖解明白了，真是功德不校」瑞珊笑道：「論功我不敢居。像這樣希奇古怪的事，倒可以長點知識，不過這場事情，若與普通一般人說，他們未必了然。按著中國習俗，一男一女，從來就不許有感情。除去夫婦之外，若男子愛女子，女子愛男子，就算越禮，其實愛字亦有區別，像這玉吉、阿氏之愛，那愛字是出於志誠，

斷不是尋常男婦所講的愛情可比。

不可不知此中真像，你老先生知不知道？」

市隱道：「我知道得不甚詳細。今聽你這麼一說，我已經了然啦。早先我甚是納悶，看著阿氏神色，很是可怪。雖不是殺人原凶，一定是知情不舉。當日與慧甫、淡然並秋水、謝真卿諸人，我們時常研究。若說普雲與范氏所害，我想被阿氏看見，一定要聲嚷起來。若說在廚房裡，先把阿氏打倒，抬入水缸，然後才害的春英，這話有些不對。一來工夫很大，阿氏在水缸裡，不能不死。二來文光醒來亦決不致不知道。若果真是范氏害的，阿氏萬不肯自認。這都是可疑之點，今聽你這麼一說，阿氏頭上齣下的傷痕，原來是玉吉打的。兇器所在，原來是兇手放的。茅廁的板凳，原來是兇手挪的。這麼看起來，你費的這份心，可實在不校那麼起禍的根由。又始於何日呢？」

瑞珊大息道：「說來話兒很長。若論起禍的根由，就由阿氏的母親，但此事誰也不能知道，等到知道的時候，事情已經完了。」市隱怪問道：「何以見得呢？」瑞珊道：「阿氏用剪子尋死的故事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市隱道：「知道，知道。我聽過一個人說，阿氏出閣的那天，暗在轎子裡，帶著一把剪子，大概沒死的原因，就因為娶的那日，沒同玉吉見著。後來回家，見了玉吉，大概還麻煩一回。以後情形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」

瑞珊搖首道：「不對，不對。依閣下這麼說，玉吉、阿氏二人還是因奸不憤，謀死本夫了。」市隱道：「那麼起禍之前，用剪子尋死，又在何日呢？」瑞珊道：「起禍在玉吉父母未死之前。自從德氏悔婚，禍根子就算種下了。可憐這十七歲的女子，又要顧名，又要顧義。母親之命，又不敢違。兄弟之情，又不敢忘。你道那阿氏心裡，如何難過！不過中國風俗，在家庭父母之間，很是奇怪，若真能依照古禮，限制男女交際，亦還罷了。偏偏我國風俗，都是賊走了關門的多。小時候無猜無忌，任著兒女們一處游嬉，還不要緊，到得十五六歲，兒女智識已開，就應該加點限制，才算合禮。而中國限制法，不過限制外人，於親戚故舊裡面，從不小心。父母心裡，只合紅樓夢上那邢、王兩夫人一樣，以為至近子女，不是外人。詎知襲人有話，人大心大，保存不定有點意思。按理像這宗家法，既然是始而不慎，演成寶玉與黛玉的情魔，就應該察其心理，成其恩愛，才合道理。一來林黛玉不至於死，二來賈寶玉也不至當和尚。

像這樣絕好的姻緣，作父親的，何妨成全成全呢。偏偏中國禮法，不是那樣。向來以意氣用事的多，不顧輕重，不顧利害，大半以王熙鳳的主張為然。看兒女這樣心意，未免有悖禮教，遂不免有大發雷霆，日加束縛。其實那相思種子，早種在兒女心裡，再欲拔除，已是不容易的事了，怎麼辦呢？只得以使性子，動壓力，心裡存一個反對的念頭，早早兒給個婆家，早了卻為父母的責任。這就是普通人民，父母對於兒女的辦法。

遇著溫順女子，只得信命由天，聽從父母之命，落一個哭一陣喊一陣，勉強到了婆家，就算完了。若遇這婆家闊綽，一切如心，或是女婿才貌，果與向日所望相差不遠，猶可以轉移腦筋，徐徐的改變。若遇個蠢笨愚頑、醜陋不堪的男子，婆家再沒個後成。舉目一看，正與向日所望成了反面，請問這女子心時，如何禁受得住，輕者要抑鬱成病，逼出胃病肝瘋來，重一重就許鬧是非。果能像阿氏這樣清潔，這樣的崇禮尚禮，我恐其很難得罷。」說著，贊歎不已。又把玉吉所寫的字畫詩句拿了出來。兩人一面賞玩，一面誇獎。正在折卷之際，猛聽窗榻外一人喊道：「你們只顧說話，把吃飯也忘了。」說著，啟門而入。

二人猛嚇一跳，回頭一看，卻是項慧甫。二人忙的讓坐，喚人倒茶。慧甫道：「倒茶不倒茶，倒是未節。天已經晌午歪了，咱們吃點什麼，進城訪烏恪謹倒是要緊的事。」說著，便令伙計出去叫飯。三人把早飯吃過，看看身邊時計，正正指到兩點。

三人僱了人力車，迳往東四牌樓六條衢而來。順著馬路兩旁的槐樹柳影，不大工夫，已來到烏宅門首。三人投了名刺，僕人進去回了，站在二門內，說一聲請，三人謙遜一回，款步而入。只見跟班的瑞二迎出來笑道：「三位老爺駕到，我們門房裡攔了駕麼？」慧甫等聽了此話，不解何故？更不知怎麼答對。市隱笑答道：「門房哪裡敢攔，橫豎你們老爺又問來著罷？」

瑞二答應聲啞，走近三人面前，深深的請了安，鬧得慧甫、瑞珊很是驚異。市隱道：「我們不知道，向來這宅裡規矩，凡屬至親至友來到，不准門房攔阻。自要是交情深厚些，便可以直到書房，然後門房再回話去。這是烏恪謹待人優厚，惟恐僕人們得罪親友的法令，你們倒不必多疑。」剛說到此，烏珍亦迎出來，彼此見禮，各道契闊。烏珍道：「三位光降，何必等請呢。我們這樣交情，斷不用虛理客套。」瑞珊等一面走著，見烏珍這樣正直，交友這樣真切，不禁肅然起敬，四人來到書房，謙遜讓坐。市隱一面讓坐，惟恐烏珍心裡看著厭煩，隨笑道：「咱們倒不必拘泥，恪謹是最怕客套的。」瑞珊亦笑道：「我們於禮節也是疏忽的，這樣倒好。」說著，瑞二倒上茶來，敘了會別的閒話。烏珍道：「阿氏殺夫一案，已經入奏了，不知瑞珊、慧甫兩兄，看見沒有？」瑞珊等笑道：「看見了，案定也還正當。只是內中情形，不知恪翁調查了沒有？我們今日來拜，正欲向閣下請教。聞得貴翼偵探，頗稱得手，不知如何始得確情？」烏珍聽了此話，知是瑞珊等已把案情訪明，來此溪落自己，乃笑道：「二位是有名偵探家，訪得案中情形，必當詳細。我們翼裡兵丁，一來沒學問，二來沒見識，何能稱為偵探，盡能算是得手呢？小弟訪查此案，只知范氏、普雲本來不正，阿氏在家的時候，亦不正派，所以案發之後，事情是難辦極啦。我聽市隱兄說，二位因著此事，很費腦力，費了一年多工夫，調查的必極詳確，何妨把內中情形，指教指教呢。」

慧甫道：「屬翁說哪裡話來。我們調查此案，大略與貴翼相同。

今日與瑞珊來拜，正欲向閣下叨教，代我們設一方法，別叫司法部裡久懸著這案。」市隱亦插言道：「瑞珊的心很細，稱得起一等價探，頭把交椅的福爾摩斯。如今在天津地方，他已將原凶玉吉訪明拿獲，解到城裡頭來了。」

烏珍道：「哦，玉吉是什麼人？他與這案裡又有什麼關係？」

我怎麼不知道呢？」瑞珊聽了此話，知道烏珍必不知道，登時在眉目間，現出得意之色，笑了兩聲道：「不怪恪翁不知道，大約除我之外，沒有第二人知道。」於是把前年進京，如何在各處採訪，如何與梁媽、惠兒相見，如何向麗格、張鏗並賈婆等搜問的話，詳述一遍。市隱道：「這不足奇。要緊把玉吉的事情細同恪翁說說。你們有責任的人，彼此同了意，也好報告法部，免得禿頭文章，永沒有定讞的日子。」烏珍亦笑道：「你把玉吉的相貌及當日起禍的緣由，告訴告訴我，我也開開眼界。」說著，便叫瑞二張羅茶水，四人湊在一張桌上，或吸煙，或飲茶。瑞珊把天津店裡訪准玉吉蹤跡，如何隔店居住，如何與他完結的千方百計，從頭至尾，及如何進京，如何把玉吉放走的話，又述一遍。烏珍道：「既是把玉吉帶來，何必又放他走呢？大料這玉吉一走，萬無生理，你沒去訪訪去嗎？」

瑞珊道：「訪也無益，慢說一去無蹤，就是訪出蹤跡來，又該當怎麼辦呢？」烏珍道：「這又奇了。既說是合在一處，去向法部聲明。難道報告上去，有失了正凶的理麼？」這一句話，問的瑞珊等目定口呆，半晌答不出言來。市隱道：「是呀，如此該怎麼辦呢？」瑞珊搖首道：「這也不難，只要法部裡尊重人道，不忍再追原凶。」烏珍笑著搖頭道：「斷無此理。果然法部裡不追原凶，不另定案，我們上此報告，又能什麼用處呢？」

若依兄弟的拙見，此案結果是好不過如此，我們既尊重人道，安見得這樣定擬不是法部人員尊重人道呢，我們有若多不肯，難道法部承審人員，就沒有礙難嗎。再者天下的事情，若論法按律，就沒有講道德與不道德的解說。若對聶玉吉尊重人道主義，不忍按姦夫說擬，莫非春英之死，就算是該死了嗎？此案定案時，兄弟倒知道八九。當時定大人、沈大人、紹大人、戴大人以及善芝、樵崇、秋圃、蔡碩甫、宮道仁，並律學館諸人，全都因為此案，很費研究，不但過部後，這般人看到這樣，就是教衙門承審過此案的，鐘彥三諸公，也都知是怪異。不過阿氏到宮，供認是自己所殺不諱，此事就無法可辦了。後來報紙上很說閒話，看著司法衙門如此黑暗，一件疑案，居然費這麼大周折，又不採取輿論，每遇審案時，用刑嚴鎖，異常嚴謹，不叫外處人知道消息，這不是暗無天日嗎？豈知審案人員，於審判經驗上，不見得毫無見識。犯人到堂，差不多總露馬腳。

一來是人怕虧心，通俗說當堂有神，就便是殺人兇犯，滾了馬的強盜，只要是一朝犯案，到了公堂，不用他嘴裡招供，從他氣

色上，就可以考查出來。大概審過案的，全都明白這種道理。

此案見阿氏到堂，很是惶恐。問她五句，只答一句。不說是自己誤殺，便說受婆母氣，不然便是眼淚婆娑，自歎命苦。再不然，說是此生此世清清白白，既然丈夫已死，自己也不願活了，今請三公明鑒，似乎這一些話，雖然坐在座上，沒有偵探報告，試問承審人員，心裡明白不明白？不必調查，只從這幾句話裡，就可以揣明情形了。」市隱道：「這也不然。當初你審問此案時，我曾在座。不僅是我一人，還有聞秋水並鶴、普二公，協尉福君等都在座。怎麼那時一見阿氏到堂，都說她冤枉呢？」

烏珍笑了笑：「那是你說她冤枉，那時我只知調查，不敢公然為阿氏冤。我問你一件事，你能記得麼？」說著，走向案前，翻了本日記來，隨手遞給市隱。又笑著道：「我為這件事，受了無數閒氣。當時也不敢辯正，及至辯正，也彷彿無甚滋味，不如等到水落石出，人人都明白了，然後再說。你瞧瞧這幾項。」隨手便揭開日記，一一指與市隱看。張、項二人，亦湊近觀看。上面一行一行都是春阿氏案子，烏珍親筆記載的。

也有探兵鈺福等報告此案的原稟，也有往來文牘，亦均有烏珍注語，句句都可哀可憫，全是傷心風俗，婚嫁不良，致生種種患害的話。又翻一頁，上寫著聶玉吉三字，下有玉吉父母姓氏，以及前後遷移的地址。瑞珊看了不勝驚異。又看下注數字：「聶者孽也。」瑞珊看到此處，方知烏珍早把此案原凶調查清楚了。因問道：「你可有些下不去。我們把此案查明，誠心敬意來報告，你如何明知玉吉，卻又隱瞞不說呢？」烏珍陪笑道：「瑞翁不要見怪，我恐其所探不實，所以未敢吐露。今聽你這麼一說，原來幾方面的結果，都是這樣，我才敢拿來現丑。」

說罷，哈哈大笑，鬧得瑞珊臉上，很是難過。可見為人作事，不可不謹慎，更不可自矜自信，心存看不起人的思想。此時張瑞珊不言不笑，自己瞞怨自己，悔不該揚揚得意，先向烏翼尉誇口。幸虧都是故友，不拘形跡的交情。倘若外人在此，豈不令人竊笑。孔子說：德不孤必有鄰。真應了俗諺所說「能人背後有能人」了。因又責問道：「恪翁這真是你的不對。你怎麼早不說？」市隱亦驚異道：「這事很奇怪。恪翁你聽誰說的？」

我看這日記上，很是詳細。怎麼我時常到這裡來，你從來未提一字？」烏珍道：「提這有什麼用處？好罷歹罷，案子已經完了。法部大理院，連提督衙門跟本翼，都明明知是玉吉，只是犯婦口裡，不認有其人，更不認有其事，受盡了多少刑罰，她只說情願抵命，咱們又有什麼法子。可惜這個女子，因為母親不諒，鬧到這步光景，如今有滿腹冤枉，無處分訴。還不如春英死後，投入水缸裡，那時就死了呢。如今受了這二年罪，生不得生，死不得死，你說她那心裡。該當怎麼難受哇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嗟歎不已。太息中國陋俗，不該於兒女婚姻，這般操切。

瑞珊亦歎道：「此類事情，沒有法子，天生是一對可憐蟲，不能不生世世，叫人憐惜他。若真是美滿姻緣，雙雙的白頭到老，我想倒是平平常常，沒有什麼滋味了。」說著，又提起玉吉當日在天津店裡，如何發牢騷，偶然給旁人寫幅對字，都是大常齋的滋味。市隱道：「這也不能怪他。言為心之聲，不平則鳴，也是世間常事。但不知玉吉心裡，究竟於阿氏身上，還是姊妹的關係，還是夫婦的關係呢？依照瑞珊的說，玉吉為人，竟是個多情男子。照恪翁所說，阿氏亦可謂癡情女子了，」瑞珊道：「這卻不然。玉吉的心事，雖然他沒同我說，然看其平素，決不是姿情放蕩的男子。相貌沉靜，語言正直，我敢一言斷定與阿氏兩人一定歸姊妹關係，決沒有意外之想。」市隱剛欲再說，慧甫先搖頭道：「這話我有些不信。他若是姊妹情重，何以他胞妹蕙兒，他竟自置不顧呢？他若是姊妹情重，如今又犯什麼牢騷呢？簡斷截說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婚姻的仇憤。」瑞珊道：「不然，不然，你見識還是普通一般人的議論。要論這兩人感情，非具遠大眼光，認明這兩個冤家都是非常人，細想他設身處地，都是什麼情景，再去體驗他平素品行，合交際上的道義，然後才可以論定。若被你一言抹煞，這對可憐蟲真是冤之枉哉。」慧甫道：「你真會替人遮飾。依我這麼議論。玉吉合阿氏兩人，都是絕對的好人。彷彿她母親德氏，倒是個起禍的根苗了。」瑞珊道：「這也不然。德氏為人，極為耿直。在家教育兒女，又極嚴厲。按照這宗事情原不能有，這也是不巧不成書。偏偏阿氏過門，遇見個蠢男子，雜亂家庭。

但凡她忍得下去，我想春阿氏那樣孝母，那樣的溫柔和順，別管怎麼樣，也就該認命聽天啦。玉吉也不致動氣，事情也鬧不出來。將來再生兒育女，更把以前的奢望拋在九霄雲外，慢說她母親不知道，春英不知道，就是春阿氏心裡，也不過自怨自艾，念念那『此生未種相思草，來世當為姊妹花』的句子罷咧。

別不說。你看《紅樓夢》，花襲人出嫁蔣玉函，種種不得已的地方，還不是榜樣麼，不過那麼一來，也沒有這種事，也沒有這種案。阿氏、玉吉兩人，也都是平常人，不值得這麼調查了。」

慧甫再欲將話說下去，忽見瑞二進來，站在烏珍面前，悄聲回道：「福大老爺求見。」烏珍說一聲請，忽又聽電鈴兒叮噹亂響，烏珍摘下耳機，說了幾句話，福壽已掀簾進來，與大眾見禮。烏珍放下耳機，問福壽有甚事情，福壽回道：「方才得了消息，說春阿氏在獄裡，現染了一身潮疥，又因時令不正，獄裡鬧瘟疫，阿氏亦得了傳染玻至今四五天的工夫，水米俱不曾進，大概要不永於人世了。」旁人聽了此說，並無關係。

在座諸人，都是因為此案，煞費苦心的人，聽說春阿氏在監患病，現已絕粒不食，不久要常辭人世的話，不由的鬧了一楞。要如何設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